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茶陵陳仁子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馬暉廷震繡梓

序

茶經序

陸羽茶經家書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
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
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
可考正自士事其下云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為二第

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者乎昔先王因人而教因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季卿季卿不為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黻乃所以同於民也

王務本而趨末故藝成而下也學者慎之

王平甫文集後序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群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紱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實而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蓋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

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
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
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
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
平甫用力於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
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
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
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沒彭城陳師
道因而伸之以通於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
利而降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
勵云爾元豐四年七月五日

秦少游字序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
如客揚秦子過焉豐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
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
世以此竒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
歲從吳歸見予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余
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余客東都秦子
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克然其口隱然余驚焉以問
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竒
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
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

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以識吾過常試以語公又以為可於子何如余以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得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人之才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於世乃當守丘墓保里田

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成善人死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於是乘庫御駑候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人之名以為子賀蓋自此始元祐元年二月一日

送邢居實序

始吾來京師得邢主於時吾不為今學隱約俗間游居解散族黨不親生不顧計世所好惡數從重客過下里窮日而後去如是者數歲士之後吾遊者始若慕向繼以怒辱昔欲唾其面而今願交去來紛然生固自若也生既出遊於世師儒達人皆大父行天下

望至忘齒屈勢與之交好譽聞甚偉元祐元年春生
從其親出於漢東世之知生莫吾先於其別請以言
贈夫君子之取人原其本其棄人待其定故取之於
始達棄之於始衰吾始得生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已
如成人有其質也如木之始生玉之始斲顧其所成
就何如耳生可不勉乎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
甚矣德之盛也士志於善以成其德德者道之本也
行者道之用也行始於身而及其親因親以君因君
以國行至於民則盡矣故為道必始於君公輸子之
技不以規矩無所用其巧是之謂法法者古之制也
君子以法成身以身成法言以古為師行以古為則

雖然因人而言也譬之宵行假明於燭而燭非明也
而學者以為明謂之已矣言者自言也行者自行也
謂之成德譬之目焉升高臨下物無遁形故無擇焉
故為善必始於法士莫患於偽而徒善次之名在於
善而實不至謂之盜身在於善而意不至謂之偽意
在於善而義不至謂之徒善徒善者非古之制也可
不擇乎君子學而後行以成義也故為法之始於學
於是明古之制與其疑謀貳行隱志晦德而論著其
合否考之其世稽之於經質之於友而定其論使學
者有考焉

仁宗御書後序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於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為德異以為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窓淨几時一為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

如此彭城王氏世為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備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三府百吏內祖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為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之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元祐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穎州教授臣陳師道謹序

寇參軍集序

大父鹽鐵府君外大父頴公與文忠蔡公好太常少
卿寇君蔡之出也將二太父之間而輩先君而君卒
二氏之子弟居同邑學同文情同好也寇氏之伯曰
元老喜事而多能張李氏之墨吳唐蜀閩兩越之紙
端溪歛穴之硯鼠鬚栗尾狸毫兔頴之筆所謂文房
四物山藏海蓄極天下之選傾家破產急士之窮輕
身下氣而交名勝士多歸之者其季曰元弼一無所
好顧嗜酒與詩方其展紙濡筆立下疾行倏忽數十
百韻衣冠在傍合手起色駭歎不暇然成輒棄去不
復愛非如世之詩生窶士牽課臨倣吻頰鳴悲歲鍛
月煉者也昔魏晉之士當嫌疑之際能慕名著節而

身在位既不得去又不可死於是有託以逃其生別
離羈旅流放憂畏之士顧無可樂之事有託以快其
心私怪季氏無一於此仕雖不達而不以事經意其
於失時則輕而亦好酒無日不醉苦心竭思搜索賢
胃如與世士出音作新詩多而鬪捷以角一時之名
者與之乂則渙然解超然悟而後知其非嗜味而嗜
醉非遣意而遣事也其學陶氏公孫氏者與元弼既
歿家無留藏其子某索于里中得詩若干首文若干
首而第次之以請于余余勤其成而尚其志也為之
序而藏之兩家使後之人知吾與若世好之如此也
元弼名其仕為許州司理參軍元符二年八月癸巳

居士陳師道序

持善序

世之力者有五曰佛曰法曰善曰惡曰願善為至矣然難行而易失士之始學善新而惡熟福輕而障厚既難其大矣而小人作輟其為善豈惟其難而魔力撓之也其為不善豈惟其易而業力使之也是故先佛雖有種子之喻又有湯水焦穀之比且堪忍之士界則五濁時則爭鬪人則弊惡緣則空法則末劫則陷為之不亦難乎善出於習而習不足恃也中人而下善惡並作而更報一出三途則失之盡矣豈惟其然異世則失之矣聲聞所不免況於衆乎豈惟其然

異念則失之矣前念之善與念而盡後念之惡與念而興其失不亦易乎雖然為善有道願者善之所出道願之為善縮業之於惡能持其人使不退失故無願則無善無業則無惡是以學者先願而後善豈持善焉雖法與佛有不由此者乎故華嚴七地之菩薩大願力所攝如來力所加自善力所持而得無生法忍聖且假之人况其下乎夫願本也善與法佛條葉華實也善非願不生佛非願不成更百化而弗渝盡未來而不斷其為力大矣願者心之用則有自功以理為因以先為證則有他力具自他之力不其宜乎證至於佛為法一空其所不盡者願也衆生盡則願

盡其無已乎若夫善而無願與願而非理則為福而已敬則貴惠則富世有貴富而無不敬惠者以其無願而失之也雖然士以私智而為願孰效先佛之已試乎先佛之願莫大於妙德莫要於普賢十方同一時住世之佛皆我所導而後成聖不亦大乎萬德之行出於十願不亦要乎是以諸佛同贊而過之菩薩自謂不及也元祐二年春徐之東禪主者懷超夢出庭中見二大士相繫于木下怪而問之對曰此陳教授氏之物也是夏師道始承命至則館于東禪豈於二大士緣有素手紹聖二年之春客東都晝而燕坐見大通禪師俯指授使具二願於是頗頗採華嚴寶

積而第次之願與信者而盡心焉元符二年九月晦日居士陳師道序

送參寥序

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游卿大夫之間名於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人之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驚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

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
奉而為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
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
謂淺之為丈夫者乎於其行叙以謝之

顏長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父且近不能得其情
狀使才者遇之則幽竒偉麗無不為用者才而無助
則不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才也若
其自得於心不借羨於外無視聽之助而盡萬物之
變者其天下之竒才乎比出東都門沙行數百里來
河而城者今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荒墳故壘甲士

介馬無脩阻麗華之觀顏垣弊廬棘荆沮洳無池臺
苑囿鳥獸魚鼈之美吏不勝事一飯再起經年相逢
交馬顧揖不通勞苦無飲食歌舞遊從之樂征商榷
酤號稱職官身雜徒吏下爭細微無閒燕之樂彭城
顏夫子居既踰年矣元豐四年邑子陳師道西遊京
師遂見夫子於北門請于左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
篇羅絡隱遯穿穴險怪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竒如
在巖崖之下洲渚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蒼之野月
星風露煙雲杳靄之際漁釣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
知其居弊陋之內市井之中瓮盎之側也昔聞其語
今見其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

我知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妾婦之事夫也為人之子而父不愛焉為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為人之妾婦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為怨情發於天怨出於仁舜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鳴鵲孔子之猗蘭人皆知之而不怨有二焉東鄰之子西鄰之父不愛也人雖褊心莫以為意謂之路人夫婦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為路人路人則不怨責全於君子小人則不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明主昏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故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君多怨則失其身又有義焉此其所

以異於小人者也夫子之詩仁不至於不怨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於心而後才為用才盡於身而後物為用吾於夫子見之矣又為之序以詔學者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書

上蘇公書

師道啓散從還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
如昨惟方託庇賴復爾遠闊不能不動念耳蓋士方
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不為難至其離居窮獨
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士方少時

彭城陳 師道 履常著

茶陵陳 仁子 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 馬暉廷震繡梓

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別至其晚
莫數更離合方以為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
死而然耳謝太傅嘗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
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遠世絕俗乃其常耳顧以別為
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
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克此當以老為戒以
富貴為畏耳承諭人湏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
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公謂王荆公長於
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
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為腹

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
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足手
足可也耳目且不可况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
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
難况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
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
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真不負
耶未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嘗竊悲
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
閣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後伸理
前所舉剝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為然竊謂閣下必不

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咄咄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荊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效其愚耳秋益高惟為朝重慎不勝區區師道再拜

上林秀州書

七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謹奉書學士閣下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民分也名正則詞

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
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馬介
以通名壇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
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
以效其情誠發于心而喻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
焉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
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
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
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
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
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

亡士之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
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
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
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
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效不敢以
為能也謹偃俸待命惟閣下賜之師道再拜

荅李端叔書

師道啓前日秦少游處得所惠書教以空竈舐鼎之
說勤懇甚厚竊怪足下無父兄之好邑里之舊面目
相誰何聲氣不接顧知而賜之足下安得此哉此殆
少游有以欺足下足下信之過矣少游之文過僕數

等其詩與楚詞僕願學焉若其傑才偉行聽遠察微
僕終不近也足下以為少游何取而譽僕耶顧嘗與
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不忍其窮而死也
噓濡挽摩借之聲光以幸百一期以取信於人而曾
不知自累於不信惟足下察焉毋為所欺以重其過
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謂勇矣至其棄之必
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將軍之所懼也僕又甚焉
足下謂僕之大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
其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
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
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
兩公之間不亦怵乎如前所稱過於因人知後所稱
足下自取之矣僕聞周人之言以石之韞玉者為璞
鄭人之言以鼠之腊者為朴鄭謂周曰欲朴乎周人
大說願屬目出而示之死鼠也唾之而去足下不惟
其愚辱先以書而願見焉其詞益下則其求益厚有
如循名而督實僕將不勝其責而懼足下譽未絕口
而唾罵繼之敢告不敏師道再拜

與少游書

師道啓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
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
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

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某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某再拜

荅張文潛書

師道啓近者足下來京師不鄙其愚辱賜以友卒卒

一再見懷不得吐既別欲一致問因以自效方事之不間竟後足下大以為恨及讀足下書乃僕所欲言者君子之所存夫人不遠惟設之於僕為不當耳嗟乎足下誠知我矣亦既愛之矣不識足下何從而得之其得之於人耶其有以自得之耶得之於人耶譽者可信則毀者又可信矣有以自得之耶則僕言未效而迹未接竊有疑焉豈足下使人可疑乃僕之不敏不能不疑耳古有之目逆而道存而僕不足當也以僕之愚有以知足下而謂足下何從而得之僕過矣夫衆口鑠金三人成虎僕懼足下有時不自信而信人不待人毀而人自毀矣僕以小人之懷為君子

之心則又過矣然所以言者雖君子不可不戒也足
下憫僕無以事親畜妻子宜從下科以幸斗食疑僕
好惡與人異情足下於僕至矣僕何以得之何以受
之耶僕家以仕為業舍仕則技窮矣故僕之於仕如
瘖者之溺聲氣不動而於足亂矣世徒見其忍而不
發遂以為好惡異人此殆談者過情聽者過信耳雖
然僕病且老矣目有黑子而昏華瘵俠於頸領隱起
而未潰氣伏於胷腹之間下上不時痔形于下體者
十年矣志強而形憊年未既而老及之足下雖欲進
之而僕不能勉也閏月甲子詔以河內公為相是時
自九月不雨有司傳詔未竟而雨貴賤賢不肖下至

房室女子歡然相慶天人之意如此僕方卧聞之起
立尚可勉耶足下視此時如何僕獨得不勉耶羊鼎
之側飢者吐舌但未染指耳足下欲與僕居將坐僕
而沐薰之耶豈意其逃世而加束縛焉抑愛之過厚
而欲常常見之與李聃家于潁鄉莊周老于家田邑
之間復有昔時懷器而隱處者乎願一覽焉僕於書
如貪者之嗜利未嘗厭其欲也譙祁氏多書稱號外
府太清老氏之藏室願與足下盡心焉春益暄惟為
道重慎師道再拜

荅江端禮書

師道啓學始于身而成於性欲善其身而不明於善

所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也學外也思內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也若其自得則在子矣士之所戒其惟名乎聲實相後如影之於形短長曲直惟形之使無實之名黎人敗焉善人畏焉得且畏之况求之手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為小小以為大簡而不納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心完氣廣之以學斯至矣辱問非所及敬誦所聞足下其擇焉僕之不成勤無成能惟於修文略無師法愧無異聞虛辱盛意若曰量子以為教如醫之量藥以當病如工之量才以當用子曾子蓋能之矣僕非其任也嗟乎子之不逢夫子也與僕游百衆矣莫有問焉子何問之下耶嗟乎夫子之失子也尚幸來臨願言其詳師道再拜

荅秦觀書

師道啓辱書論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肖何也再惠詩雍雍有家法誦之數日不休固為足下賀不圖過意責以師教闕然無以為報而愧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于古走原逐鹿跛者不試也世固有之足下所謂彥士名大夫是也從之當得所欲乃以責僕則過矣又惟足下博問而擇亦以見及敢不略陳其愚僕於詩初無法師然少好之老

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
豫章以謂譬之弈馬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
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誨一作也豫章之學博矣而
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
而其進則未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
親遠不可踈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
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
有後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
其詳豫章不以詩僕從亦不能為足下道也而足下
歉然欲受僕之言其何求之下耶昔者能仁以華示
其徒而飲光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

如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懋焉吾將賀子之一笑也
師道再拜

荅晁深之書

師道啓辱書教以先覺之覺後覺其說信美而僕不
足當也古之人量而後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
慎之僕聞之施者不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為師舊矣
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所有不足於施而莫知所以告
耶士能致誠殫敬而剗其心以求於世未有不告者
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
則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導內於
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士何以教子子何

待於士耶子其懋之子之兄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相先子之才如牧野之駒乘之則奔近之則踈雖未就御而脫然有千里之氣子之成才僕莫量也子兄之才如良馬行則中節止則中度御以大輅鳴以鸞和而行九軌之道其至有日矣故僕不虞子兄之居後而懼子之難成也子其驅之士方盛時氣血動于內容色挑于外得之則感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廢一存惟欲之知夫才如水馬窒而撓之不濁牛馬汙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為之也子其戒之始僕以文見曾南豐辱賜以教曰愛子以誠不知言之盡也僕行方內才得此爾夫言之不盡非不能也其心以為不足與之盡爾不者有所畏而不敢也愚者無以告智者告之而不敢盡也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何耶不絕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師道再拜

與黃預書

師道叩頭啓昨暮始聞有喪子之戚此世事中最難堪者父子之私耳目之玩熟見而驟失念之不堪況當之乎往歲失一七歲男子扣天拊地欲有所訴殆不可以至理奪也往還深熟數見開諭又勉讀方外書以自解俛而聽其言如耳邊過風讀其詞如目前

空華視聽雖接而心不隨晉惠帝謂飢者何不食肉
糜此雖甚愚然世內事非身經之雖智者有所不解
也而諫者責其不聽亦已過矣久而後念死者不更
生生者無所致力欲訴則無從欲怨則無歸究竟無
得而後已也念足下少年初經此變宜有甚於老者
然有一事似可道太夫人齒髮衰視足下夫婦日夜
不寢食擊牀倒席相向涕泣諭之不鮮禁之不止無
如二人何則必鬱悒不平有如太夫人一不食足下
何以自處耶幸少撥哀一思愚言王夷甫言太上無
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民雖愚至於父
子夫婦則知之矣此未為知人者衍又自謂有道第

一等人夫道者性也而鍾於情何在其有道邪上下
之間衆爾衍不異衆何在其絕出邪而晉之士大夫
共推衍為第一則下衍者從可知矣思解足下之憂
不覺及此亦以當一縱談也師道再拜

上曾樞密書

月日具官陳某西向再拜獻書于太尉六丈閣下一
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為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
而不為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為罪則亦不敢

一本云事有可言而後
隱忍畏罪則亦不敢

夫天下之事非閣下所得與

則非某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
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

期則有歸心况有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既動之心而
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
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
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
和者必衆東向而請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
順直之所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本
作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
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
至發者不為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為天下國
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一本大可不
某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未並用故建德

而阻險開封無立山川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
以兵為衛畿內常用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
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州縣殺吏民私貨
財掠一作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
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
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某不更遠引筆墨所
載直以慶曆以來耳自所及者明之爾思保兩州之
亂慶之潰皆卒也一本云時慶王倫張海廖恩王冲
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
自潰亂於時某在秦中間亂兵所過群小迎導利其
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

莫敢枝梧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
民至今談之役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為時而生乃亂
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為無則過矣其聞之景
德咸平之間契丹歲入寇游騎出山東一本云游馬
出至山東
齊有外鎮日暮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水既旦視
溪谷有水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
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
且曰飢則柰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十一作
人斬木為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酒豕犒
從者夜則警扞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
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

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
奪而無適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為亂則無所不為如
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奔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
復斷不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某之
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選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
任其責某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上而增
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
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者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
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
鄰阻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
之師者明其耳目而預為之備可憚其來且虜短於

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一作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外內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強數大入才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况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况於夷乎雖然進築不已則兵不得羅蓋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因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爭之故謂斷其右臂其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

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為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本固爭之必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其間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距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地才可種蕎豆且多沙磧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才一收爾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

其不宜五種也使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即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一本云平常緩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最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否則諸部不為用也若是則某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為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某嘗謂虜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

使不得發柰何欲為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如意某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蓋釋楚以為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性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羗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言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

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河山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意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某再拜

與魯直書

師道啓往歲劉壯與在濟陰嘗遣人至黔中附書必達爾後無便而仕者畏慎不許近通用是不果為問必蒙深察比日伏惟尊候萬福未緣瞻近臨書涸惘萬冀以時為道自重不宣

師道再啓紹元夏末以例罷官遂赴部得監海陵酒明年之春復遭家禍居貧口衆轉舍往來而卒歸鄉

里逮今三歲矣而法當居外射闕亦既申部而請矣不辦一到京師又不敢數數申部今亦再歲矣不蒙注擬罷官六年內無一錢之入艱難困苦無所不有溝壑之憂近在朝夕甚可笑也自私自幸者大兒年十六解作史論小兒八歲能賦絕句時有好語聊為絕倒不知天欲窮之耶欲達之耶邇來絕不為詩文然不廢書時作小詞以自娛用以卒歲母以為念也師道再拜

無咎向過此服闕赴貶所相從數日頗見言色他皆不通問矣師道有詩文數篇在王立之處許渠轉致必能上達也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之絕否何以自存

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便如侍語不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能復相濟否師道素有脾疾近復暴得風眩時時間作亦有併作時極以為苦若不飢死寒死亦當疾死然人生要湏死寧校長短但恨與釋氏未有厚緣少假數年積修香火亦不恨矣師道上

王立之遣人來相調云欲遣信且索書甚急作此殊不盡懷語所不及亦可自了何必多耶知命聞在左右偶多作報書不暇奉問萬萬深察不敢踈也王家人還萬覲一字令郎計康勝為學想有可觀人還可以數首見寄否豐登兩稚不敢草草上狀向慕之意甚於乃翁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文詩鮮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於父幾如小邪矣迺知歎向無足怪者

智許州梁資政書

伏審抗章避寵引疾就閒人之所嗟深為兩宮之至計自以為幸復託四壁之餘光恭惟安撫資政以公恕之心言者無怨以循良之政去則有思雖夷險之百為而始終之一節迨茲登進方俟升平而不盡平生之懷遽起山林之興辭名遁祿雖自計之甚都挈

國濟民如人望之未已即膺圖舊復此奮庸雅志不
遑急復東山之舊陰德未報終享博陽之封其向以
不虞之名誤被非常之舉間緣罪戾自取棄捐雖百
毀之交興而一顧之不改永惟厚施何日可忘念方
佐理之秋莫效暄寒之問畏人言之為累豈日遠而
遂踈夢得自憐不識平津之閣仲郢圖報敢異竒章
之門區區之愚筆舌莫既

賀本州劉大夫書

光奉至恩鎮臨近服風聲所被人士同歸恭惟知府
郎中大夫德盛而行高學優而文富名成於實既久
而彌芳政出於仁所居而稱治荐更中外顯有勲猷
倦青瑣之迫趨思黃堂之偃息穎雖文學之國近罹
水旱之憂倉廩既傾飢寒并解鯨鯢就戮金鼓不鳴
方茲安養之秋樂得循良之吏斯民相慶舉與五袴
之心下吏自憐獨有二天之覆

代上運使戶部朝請書

昨聞行節已次外臺顧無半面之交空懷鄙意復託
二天之賜敢後衆人敬脩咫尺之書用伸燕雀之賀
空函而往已切東陽之思一紙爰臨更覺荊州之重
雖小人之懷惠惟君子之好儀感服之深夙宵未已
伏惟運使戶部名成一代德冠四科贊治南宮國有
九年之蓄出節西道政回千里之春即慶褒嘉遂膺

圖仕炎蒸方熾興息惟時向往之誠筆墨莫盡

代與宰相賀正書

歲時月之三元惟此夏時之正德壽康之五福莫如君子之宜凡在陶鎔舉興禱頌伏惟門下相公御今以古同德于天行既久而益完言當事而成貴進退可度蔚然百世之師望實並隆卓爾千人之右為蒼生而再起與三代以同功迨此元辰茂膺百祿重戴憑於席為儒者之至榮登王導於牀極人臣之殊禮傾依祝詠交集惊靈

代與執政賀正書

獻歲發春驗天時之興廢履端居正觀君子之威儀伏惟某官抗志不群誠身以善雄深雅健文為一代之宗敬義直方名列四科之上出講亭嘉之會踐更中外之難致主惠民已著大儒之效因時受祉益隆仁者之年傾祝之深翰墨莫盡

代罷郡謝執政書

獲解郡章言還里閑荷庇庥之有素懷感愧以交深伏念某一被選掄屢更任使初無闕閱以謝生成昨者罷使朔方分符近輔遽蒙易地皆出異恩惟此東州素稱劇郡盜居天下之最吏用柱後之文承平百年風俗一變抱鼓不作囹圄屢空顧無施設之功不覺歲時之逝及瓜而代曾不滯留奉身以還又逃罪

戾伏遇某官潤色皇度肅清海隅元無一物之私均
被二天之賜致茲迂拙終獲保全顧雖專愚亦知感
激受一錢之贖無循良之可稱奉三歲之凡顧筋骸
之難強

賀亳州林樞密書

辭榮就逸按節殿邦公議所同深惜袞衣之去輿情
胥慶又聞竹馬之迎顧此東藩實惟舊治吏民安於
條教草木識其風聲豈其歲月之間復見羽旄之美
歡聲一動和氣四來不勞施為復此安靜伏惟判府
樞密智周世變道與天同蔚然儒者之宗卓爾名臣
之右始終一節出入三朝雖屢屈而不移故既壓而

復起迨茲登進方溪奮庸而功成不居名下難久既
與時而進退寧有意於去來雖雅志之不遠如蒼生
之失望天後人欲政在老成恐坐席之未溫而鋒車
之迅召顧惟庸妄早辱知憐家禍私憂不勝多難辟
窮就食固已屢遷方虞溝壑之憂莫效寢興之問永
惟眷顧肯賜棄捐五月披求未負平生之待千里命
駕敢忘向慕之心

荅陳先輩書

洙泗之間號稱文學之國教化所被莫如庠序之人
時有異材出由公進迨茲盛選遂及吾宗左學脩詞
秀三楚而著日東堂落筆駭衆觀以興嗟擅茲翰墨

之場優入英雄之毅顧播揚之在後致駸尋而度前
雖門巷之徒觀榮如畫錦而高明之用意志在冥鴻
更觀已試之言見於行事之實其因依未眷蒙被餘
光共學十年未有消埃之補一日千里益知驥駟之
能書問見貽感銘斯切區區之鄙意非卒卒而能
宣顧茲逢莫之年更子孫之寄

代賀鄆州宇文學士書

報政南陽改符東道惟此濟河之輿號為盜訟之區
非得循良莫宜鎮撫申令既下百城聳觀旬浹之間
千里自得伏惟安撫學士名高肅物德盛照鄰請學
成家屈諸儒而著籍屬詞高世追三代以同風稍更
中外之難顯有勲庸之著果膺眷顧入奉威顏宣室
之問賈生已聞前席潁川之留寇翼不待經年遂東
國鈞以從民欲某誤分民社獲奉教條顧無一日之
長方託二天之庇傾瞻之素翰墨奚殫

賀鄆州宇文學士書

升華內閣換節外臺凡屬私人舉興善頌伏惟安撫
學士德以善世政為吏師直方大以積中智仁勇而
兼用向由禮樂之府出分民社之憂三年四遷肇見
用才之意一日三接益知注意之深迨此告成遂膺
圖任某向者名在學屬迹遠賓階初無左右之容遽
有賢能之薦雖古之所謂知己何以異斯而士之苟

有烈心孰不懷此惟是寒暄之間阻於道里之遙闕
然不脩非自為於簡外永以為好亮不校於數踈熟
知其然恃以不懼幸此照臨之下願效其愚顧惟遲
莫之年未有以報

賀慶州高龍圖書

嚴奉俞音出臨邊府人望所在歡聲大同恭惟經略
龍圖鄒魯宿儒金章舊族恩素隆於三接名並列於
四科出將入卿皆以賢而選進建功施化不待歲而
報成超然戚里之英皇爾士林之秀緣東朝之故意
分西顧之新憂授以專征隱如敵國上金城之策雖
始異而終同勒燕然之銘將超今而映古高秋爽氣
大旆啓行更圖寢食之宜少慰士民之望

代賀京東盧運判書

光膺帝制就領漕權公望所歸輿情稱慶恭惟運判
寺丞材猷絕衆術學承家蔚然齊魯之英卓爾詩書
之府頃持使節出按東方千里農桑家有倉箱之積
百城冠蓋人懷冰蘖之心聲烈徹聞褒優並至雖為
漸進當復超升未容坐席之温即應鋒車之召遂登
禁從以潤朝廷其幸此備貞辱居屬部為邦政拙作
德心勞顧無一日之私已有二天之望

代與運使呂少卿賀正書

惟四序之有初昔人所慎舉一觴而為壽君子攸宜

恭惟運使少卿識貫精微學窮淵奧夷險著古人之
節談議居諸儒之先履此令夜茂膺顯相遂承召節
甫置禁林某叨守郡符阻陪賓次瞻頌之表筆舌奚
殫

代與鄰郡賀正書

行夏之時爰得天元之正履端於始莫如君子之宜
尊在親鄰舉興善頌恭惟某官器涵遠大識達幾微
溫然儒者之流卓爾名匡之節宜膺吉旦顯受殊休
瞻頌之私敷陳固既

送回賀正書

司曆會時君子慎始恭運仰慶先奪惠音永惟天序

之初宜享吉人之報區區之祝卒卒奚殫

回棣州守

祇荷誤恩復司外學方承大莛徒切至懷伏惟某官
清白承家文明燭物出入省寺已宣布於風聲選用
循良足慰安於疲瘵顧茲漏右方報政成豈意妄庸
獲奉條教青衫白首尚懷五斗之謀黃卷赤文莫副
諸儒之問傾瞻之素翰墨奚伸

回交代

永惟平日遘聞聲烈之詳豈意暮年獲託交承之末
興言及此為慰可量伏惟某官學以成家德方名世
抗諸儒而著節度兩漢以脩文方聖君側席之求乃

賢者彙征之會仲膺嚴君如慶峻遷某已戒行舟方
趨賓次傾瞻之切翰墨奚神

判官推官

蒙謨恩之逮下還舊貫以起家愧非文學之英復冒
師儒之寵永惟僥倖有愧心顏伏惟某官婉畫佐州
彌文飾吏士有登門之峻寵深入幕之親尚德有年
趨風在即傾瞻之切翰墨奚伸

與曾樞密書

納溝斷木僅逃樵爨之憂抱極列星但仰文明之燭
向緣餘黨例罷故官一廢七年日有投荒之懼十生
九死卒完填壑之軀既迹影而匿形故使人之忘已

比再蒙於除吏敢自比於常人稍紓平生之懷復脩
左右之問永惟陳迹未賜削除引領師門莫知遠邇
恭惟樞密光祿大夫材兼文武身任安危毅然處群
枉之中隱爾如九鼎之重仁人之言屬乎耳公家之
利知則為鎮撫四夷已告功於清廟平章百揆方申
命於大廷重念某早辱知憐晚罹憂患每竊聞於親
舊數見問於死生白首玄文終不移於素志日莫途
遠已有愧於初心傾倒之誠敷陳罔既秋陽尚熾幾
務惟繁伏冀上為廟朝精調寢寤

賀翰林曾學士書

內翰文丈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繫

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之流
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歡聲大同
雖圖任未快於群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兄弟相望
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妄
早辱知憐雖老棄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
顧遺迹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與人之慶秋陽
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為廟朝精調寢寤

上范相公書

南北相望間有湖山之阻死生未保莫違簡牘之脩
永惟道德之流宜有神明之相起居自若瘡癘不侵
藥石未施視瞻如故蓋天方將大任故再試以艱虞
而人望小康宜三還於廊廟此方內之所共豈小人
之敢私恭惟宮使相公壽考百年險夷一德卓爾名
臣之冠凜然先正之風為古人之甚難處天下之所
獨正言直道家有其書履險處窮孰見其際恐安居
之未定即召節以促行正位上台永康四海秋陽方
熾舍省云初伏冀上為廟朝善調寢寤

代乞郡劄子

臣近累具辭免新命陳乞外任伏蒙聖恩未賜俞允
愚誠不切天聽未回義之所安言不能已臣聞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施報之道也故上有好禮之君
則下有行義之臣各盡其道以致其和陛下於臣可

謂盡禮矣臣事陛下敢有不盡義乎傳曰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又曰陳列就力不能者止夫古人之
仕者三諫則去豈懷怨嫉自絕于君蓋先三之制其
退以義以防臣之苟容而忠臣之心以去為諫尚冀
君之感悟今臣可謂不得其言矣而况衰病寢加筋
骸莫強睛瞳昏眊白黑僅分又可謂不能矣負二宜
去尚欲何求臣若冒罪強顏奉詔居住則累黷聖聽
徒為空文豈特言行相違抑亦欺君賣友惟其死守
不覺煩言恭惟陛下惜臣之去不若用臣之言臨臣
之恩不若行臣之義察其迫切忍不聽從雖渙汗之
命莫回而匹夫之志不奪伏望聖慈早賜除臣一外

任差遣

論國子賣書狀

右臣伏見國子監所賣書向用越紙而價少今用襄
紙而價高紙莫不迫而價增於舊甚非聖朝章明古
訓以教後學之意臣愚欲乞計工紙之費以為之價
務庸其傳不以未利亦聖教之一助伏候勅旨

臣惟諸州學所賣監書係用官錢買充官物價之
高下何所損益而外學常苦無錢而書價貴以是
在所不能具有國子之書而學者闕見亦寡今乞
止計工紙別為之價所冀學者益廣竟聞以稱朝
廷教養之意及乞依公使庫例量差與士般取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茶陵陳仁子同甫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馬暉廷震繡梓

記

思白堂記

元豐四年余遊吳過秀見林侯侯家于蘇而官學于杭能道其江湖山林之美遊覽之樂而其甚愛思白堂也其秋八月就舍錢塘問思白之堂而往觀焉臨淵而望西山樓觀出焉淵昧而林茂魚鳥樂焉江海山

澤林廬之氣相錯風林水麓鳥獸之聲相亂而兩霜
寒暑晝夜之變不齊也慨然懷顧昔人之風聲而樂
一時之得意宜侯之甚愛而不忘也而耆老豪傑文
學之士請載之石以侈其賜余未有以辭也湖之東
洲保寧之寺故唐刺史白公居易燕遊之所也近時
律師某治其後堂而請于侯於是名之以致其思又
大書之以表其處而思白之號聞於吳中夫前世游
居之士有傳於後者多矣獨有意於白公何耶進則
效其忠退則存其身仁以成政文以成言此公之行
而後世士大夫之所為思也公為刺史知民之畜於
水築塘浚井利至今豈特士大夫之思哉夫然其所
惡思其所好人之所同士以德言民以功利其所異
也而吏無全能故上下之論不一若公則思者衆矣
士之為善誠無事於言而行終其身功盡于事必待
言而後傳則又不可已也公言見于書行見于史故
今有以思之此言之不亡而記之所以作也林侯嘗
以集賢校理通判秀州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文學
行治畧與公等後之人又將思之其可辭乎明年而
余北歸又明年而為之記不知余文使人思之如兩
侯否六年八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記

二亭記

居則行其仁仕則行其義家非仁不親君臣之際又

有義焉仁始于身內有以使同其樂于天外有以安
同其好於人故宮室苑囿以燕其居車馬器服以效
其用賓射燕饗以廣其意故能群天下而世守焉錢
塘關氏於其居之右地積土為坂伐石為壇而藝以
藥坂之下有甘井焉挾以二室左竹右木斷而不斷
命其坂曰藥坂壇曰芝壇井曰丹井左曰巢亭右曰
節亭自是關氏之父兄弟仕而休者與夫學而未
仕者朝夕在焉府縣之吏鄉邑之老與夫四方之過
賓間從其遊所樂雖異而各有得焉推而外之嗚呼
可謂仁其身矣引而近之守莫固焉推而外之政莫
善焉關氏為吳大家世有彥士其宦于朝者三人仕

于州縣者四人處而學者又十有幾人因而大之其
興乎蜀方主李翁曰石有玉可攻甘井可化丹砂而
未試也後有貪者將剝石以賈玉竭井以市丹砂關
氏盛衰於是見之作亭之明年關氏之良彥瞻來京
師以告其僚友游舊於是士大夫之能詩者皆為賦
之而屬余為之記元祐元年八月丙戌彭城陳師道
記

徐州學記

夫祭之有報以及本也是故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
酒耕則祭先穡桑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夔于樂
祭龍於社祭棄于稷祭臯陶于理祭周公孔子于學

祀周公非也治始于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
始于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火成蓋治成於
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主賢自唐改禮孔顏及今
元豐繼以鄒孟其與後之學者從祀而禮成徐故無
學天禧幾年丞相濮陽李公迪來守改廟為學置師
弟子請名與田以教養之徐人始興于學而仕者衆
矣徐地東近齊魯北屬趙魏南引江淮西通梁宋四
衝六達之郊南北之亢頸也南守則畧河南山東北
守則瞰淮江故於兵家為守攻之不克時民亦連年
歷戰力極而亡故進則可攻退則可守形利勢便先
發後從故項氏當都臨制四方宋武常守并護南北

晉隋之間實以重兵稱謂大府蓋古用武之國故其
人悍堅恃氣尚力易為剽竊然質直謹言諾寧死不
隱故犯者雖衆而易治蓋可撫而教也熙寧幾年始
置官師廣弟子員元祐四年中書舍人番陽彭公出
守使其從事告于廟而新之又加其舊明年學成公
卒其屬文武之士祭以告焉於是州之學士大夫耆
老子弟樂公之承上而報本也合而為詩以侈後觀
其詞曰

獲一作泗之間大彭之國霸者之餘以武為俗雄傑
之氣樂於盜賊亦有仁政莫救其成國之有學王教
以明示之好惡靡有不承廟學崇新自我而公皇化

其東徐方做同桓桓三聖七十其徒俯俸而趨有聲
其初有堂有庭居有室廬右絃左書伐鼓于于成則
有毀物惟其常前者不已後者其忘

思亭記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
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其貧邑里葬其父母兄弟凡
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
而問名于余余以謂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
思闕視刀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
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
高而望松梓下丘壙而行墟墓之間棘荆莽然狐兔

之跡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
人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
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
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
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
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
因其親以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
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
以為材視其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
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為子記之使君
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其

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元祐七年八月三日

彭城移獄記

徐居東方為南境梁楚之郊其地四來無林澤之阻其民拙木無武擊之技而其治多獄其獄多盜多劫論以重典購以重賞死者歲以百計購以巨萬計余徐人也知其說焉慶曆嘉祐之間曹濮兩州稱為盜區始用權制而徐故無也治平末有為徐守舍蕭盜夜穴其室私其裝焉於是情用重法而盜由是興古之為盜有三墮民無生業惡子多費取資於人凶年窮里老弱死閭巷壯者起而自救郡國亡命依阻探

昧以緩朝夕今之為盜有一兩軍亡卒無以自存縣之尉士終更罷歸凡民去耒耜更邑市偷墮侈靡不能自遠而其技足使也重法之盜有二姦猾誘民為盜而反告逐捕之吏以竊為強上下相通以掠服之不然毒死獄中以幸賞徐之盜有二其愚易罔其拙不能自明凡為盜者五而徐之為盜九凡盜不急利則緩死而徐之盜以身為市而就死也凡盜抵法而徐之盜罔於法也可不察乎夫刑之不勝盜久矣故季康子以為患智之不勝盜久矣故趙京兆盜謀輒覺而不能禁也購之不勝盜久矣為購以盡敵也盜可盡乎然則前之者不可也劉叔貢父為魯州盜

賊衰息犴獄屢空或問弭盜之術叔貢父曰吾何術
焉不以重地視之而已有為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
而加禮焉既而盜止先君子所說先吏所為世必以
為難而今人所行世所共知者復何難哉蓋世以簿
書訟獄為治故意不及其外而一切絕之非行之難
而不為也此兩人者特一其所遇敬其所事而其效
如此又况古人之善其身而行之者乎彭城獄故近
市汶陽梁叔忱廢縣圃而徙之為南北之室以特寒
暑不以考掠而獄益明叔忱為令有能方地數百歷
年數十未有其比余為徐學官過之見其興作而屬
余為之記會徙穎不果作明年獄成使來告而記之

後之人以余所稱為心以叔忱所治為法彭城之獄
庶其清乎叔忱名子諒丞相莊肅公之孫以奉議郎
知縣事云元祐七年六月十五日陳師道記

彭城縣令石記

慶曆初西邊弛兵益脩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今始
出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蓋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為
令令三考用舉者為京官京官滿三歲為朝官蓋士
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若相宜然而猶有不合者豈
法使然哉徐為州部五縣而四用選令故為難治而
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聲蹟可
紀今選士為令於古為加詳而吏治不盡如古其故

何耶蓋漢承秦弊綱目疎闊吏自為治故易為功而非王制法令備具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不盡其用故其治難無赫赫之功雖然善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寃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列縣令豈以令非王官不登簡策畧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史氏有述焉令廳故無記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列于石凡十九人記與不記不足為吏能否而梁君力能及之為有餘也元祐七年八月十四日陳師道記

披雲樓記

曹故周之成國亡而為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南有

丘焉禹貢所謂陶丘墨子竹書紀年所謂釜丘圖記所謂南右山而州人所謂南魯大師之墓者也漢哀帝由定陶王而為天子尊其父恭王為皇帝置寢廟如祖宗周丘而城以為陵邑今州治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丘相屬六國魏王之墓也有岡自東北屈而西南隱如伏龍魏之所以葬也擇地而葬尚矣而曰魏隧王墓者以其始隧而葬也其後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岡曰左岡記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得而考也余謂爾雅丘再成為陶釜者負也猶陶也而皇甫謐云舜陶河濱而名鄆璞又云在定陶城中者皆誤矣然則州之所治猶曹國之舊也朱公謂

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所交易班氏亦謂堯作成
陽舜漁雷澤湯居亳故其土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
君子好稼穡惡衣服以致畜藏秦漢去今未久而幽
僻荒虛商旅不出其塗五代承唐之亂田里壯少棄
本業酒食歌舞馳狗馬飾冠履強悍喜攻劫佩刀引
強指人之藏以為費至殺吏士冒城郭皆與古異世
亦多變矣故常選用武吏重法厚賞擊伐斬殺獄市
無虛日號曹濮為盜區吏常日夜訊掠證驗省文書
出購募調兵選將期會赴告不得休息故郊無臺池
苑囿而府無門館賓不勞贈吏無燕賜號為輔州大
府而威重不稱豈上所崇極而下所觀聽者哉曹近

京師皇化所先承平百年風俗移易金鼓不作獄市
屢空吏始於其間興築除飾以待四方之賓與閭巷
之士而來者繼焉堂館相望如諸侯居而連簷曲室
坐者揮汗每盛夏常閉閣謝客於禮猶有闕也朝請
大夫郭侯之為是州不忍盜賊其民必以仁恕而人
益勸振其綱目百職具舉而府益無事又連歲大穰
稼有藏積其明年之春始因其舊廣而新之為披雲
之樓其地之宜與登望之樂棟宇之制為一州之勝
而其費蓋不及民也夫人不以久勞亦不可以久逸
逸者所以大勞也勞逸相濟然後身安而事治禮曰
仲夏之日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矚望昔呂不韋與其

客記其所聞以為月紀則居高矚遠乃先王之政也而世之吏道致期會程文書以為治蓋亦其一焉臺池苑囿燕射日漁雖非政之所先亦非其所不為也今失先後之序與不勤其事而受其養者則有愧矣雖然吏之所以能有此者豈非世之承二歲之豐穰而政之暇豫也耶則居其職者可不知乎余常佞侯而登極目四顧則昔之范蠡慎到穰侯穽武子與夫漢魏之墓也其人非萬乘之君則其相也其功譽富貴文學辨議皆驚世而絕俗而今日之風霜荆棘狐貉之與穴也河濟之間禹之所治聲烈赫然而通川廣澤皆失其故處使人悲傷慷慨而興起蓋可採而賦顧吾老矣力不足以及此而為之記紹聖四年十一月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汲水新渠記

汲句于蕭其闕如缺水經謂河至滎陽葭蕩渠出焉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儀至浚其下為渦別為汲汲至蒙別為獲餘波迤于進陽東歷蕭彭城入于泗注謂鴻溝官渡淄獲丹浚與渠一也禹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絕旃然入焉即索水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葭蕩而受沛蒙有獲水首受淄獲至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

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入河于甫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緒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洛幽兗之川河洙則河南無濟矣其謂葭蕩受濟禹塞滎澤而用河者皆失之漢志葭蕩無出淄獲無始蓋畧之也余謂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洑為二而滎有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詭誕無據而注叙渠源或河或洙或河洙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戾而志亦濶畧不具辨始末蓋皆不可考也自漢末河入于洑灌注兗豫永平中導洑自滎陽

別而東北至千乘入于海而河復於是故瀆在新渠之南注所謂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因漢之舊導河入洑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竭今始東都受退水為臭河於畿為白溝於宋為長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洑而入於南清南清故泗也蓋自王都而東畿宋亳宿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蕭故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列肆於河外每水至南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收馬率數歲一逢民以為病紹聖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為大渠合于東河以導滯而援溺於是富

者出財壯者出力日勸旬勞既月而成邑人相與語
曰渠議舊矣更數令不決而卒成於吾侯孰有惠而
不報者乎於是不謀而同欲紀於石以屬余余謂張
侯其居善守行峻而言直以成其名其任善義不畏
不侮以登于治其可紀者多矣而諸父兄獨有見於
此者何也夫善為治者人知其善而已至其所善蓋
莫得而言也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所
欲書也遂為之書八月二十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佛指記

建隆幾年皇師伐蜀初一本云建隆師伐蜀曹卒有在行者樵
芻山間數見光氣發地得石函藏佛指焉念無所置

且畏奪乃破半臂而藏之老而歸兵乞丐道路開元
寺法華院僧聞而收之厚其供禦數歲破半臂出以
報焉後歸上生而僧持去客成武邑人迎供得舍利
無數上生主者重寶通三論嚴律居眾供施不倦思
有以還之會僧如東都過曹寶諭意他日赴供西里
渡泃水遇而申之且厚其報僧行不輟寶反隨之及
郭會僧市益馬其主見而訟之乃留寶請于州而得
焉骨裂蒼然而無感應疑為僧所欺也余迎致興國
院率私屬而敬焉供茶三盞澄聚為華余謂寶曰非
聖何以致此其體壞色變殆為物所觸耳如來鉢鉢
祖師所傳曹溪所藏者南漢之霸迎入宮中傳之婦

人應手而裂其何疑焉寶曰我以水作水玉匣而藏之使目可使而手不近可乎余應曰可退求於家無物可施為記其事使疑者信謗者悔富者施是亦助也語有之欲知前時視今日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伐其者可以文施即昔童子聚沙以戲見佛而施佛為授記之轉輪王福四之一其後百年阿育王是也轉輪四王相好同佛而王膚如錯人不可近施之人勝故其報重施之物微故其報輕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無待於事而此何也蓋等心而施則生與佛等沙與金等事奪於理故報隨於理心有分別則物有高下理奪於事故報從於事豈不為心也耶

夫輪王大福也特一念爾顧其心之何如我以文施其不可乎雖然佛之報身以萬德窮其所以別各有因是以菩薩雖證道體而具萬行蓋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也則以文施其有關乎客有言曰曹近京師一有傳焉國將寶之覆且不保張之可乎余應之曰不然佛無去來而人有因緣因有厚薄故緣有時限緣之所在孰得止之前日也以悲為心明揚勸厲與眾興福則先佛之願若欲獨善而私有之雖緣於佛其非貪乎行不契聖鬼將奪之不待緣也實以為然又曰我初出家抽架上書得證道歌先能成誦雖聽相論而喜性宗暇則讀之我豈與有緣乎三歲之

後將叅學於東南而老終焉余歎曰趙川臨濟皆曹人也今數百歲矣嗣古導今將在予與夫人命呼吸間三歲亦不遠乎與其悔後寧好先耶子與時競時不待子也紹聖三年八月十日居士陳師道記

是是亭記

劉子佐巨野架室以居名曰是是之亭而語客曰吾剛不就俗介不容衆而入亦不吾容也故吾勉焉是其所是而不非其所非又懼與時而忘之也以吾居耳目獨焉亦盤盃几杖服佩之類也吾其免乎客笑之曰是是近諂非非近訕不幸而遇寧訕無諂以病劉子臯子聞而作曰事無常是亦無常非使天下舉

以為非而子獨是之何所取正使天下舉以為是而子獨非之安得力而諸常與子問津於無可無之塗而弭節乎兩忘之圃夫安之吾是之所在又為之賦以砭劉子陳子見而歎曰夫三子之言其皆有所激乎今夫是非參於前子將稱其所是而默其所非自以為得矣而曾不思默而不稱則固已非之矣使世皆愚也其有知之者矣吾懼子之不免夫是其所非則為諂非其所是則為訕是非不失其正二何有焉客之笑非子之病也夫道二理與事是也是非兩忘者理也有是與非者事也事待理而後立理待事而後行今使劉子忘而不有於事猶有闕乎臯子之砭

非子之藥也劉子名其子一本云劉子名義仲南康人其大父疑之有所不顧舉世稅之不能回也仕不合而去老於廬山之下廬陵文忠公為賦廬山高也其父道原面數人短長不避擁貴群居聚語是是非非公無所隱聞者至心掉于失掩耳疾走而畧不以為意卒窮以死而天下歸重焉今劉子博覽偉辯刻身苦思既嗣其世向善讎惡亦不減其二父而能沈潛挫折以成其材故士君子皆樂告以善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資稟之不知白黑之不分固士之所棄而盡言以招過又昔人之所戒也然則何施而可乎夫明天下之是非者智也正天下之是非者任也進則見于事退則見于書子姑明之二者必有一矣紹聖四年二月五日彭城陳師道記

白鶴觀記

徐山不泉州治之南有乎泉焉深明潔甘旱潦自如泉之上有老氏宮其地為彭城之西鄉皆曰白鶴說者曰泉有鶴下焉故名觀鄉又因泉而名觀有記曰唐高宗遺之所建也余讀杜光庭靈驗記曰天皇東封鶴集其壇使諸州為老氏築宮號以白鶴與石文合而說為妄其泉與鄉蓋因觀而名也慶曆幾年築州之南郭吏從其學者求而不得乃曲其處以限焉

泉與觀始異嘉祐中農者趙真病死夢御鶴通野視
下如江湖傑本行列蛇厲守之既度控東山而下乃
泗上之雲山也寤而余以為老氏之祥盡其有以報
焉道士劉歸真與其徒李道亨又協衆而繼之以成
其名以石而屬余凡數歲十餘請而不已則其已乎
夫老釋氏之教並行于世而有衰盛世遂以為優劣
又謂教有利有不利皆非也夫二氏離行而合委其
所異者因於俗也至其隆替繫于世世之好惡則繫
其習豈今之人於老氏未夙習乎昔莊曾子休謂諸
子闕老墨惠與已之道同出於六經而老莊各自為
家蓋子休學于曰生子方子方學于端木生子貢而

列禦寇庭桑楚皆寓言無實後之學者因而成書至
漢兩劉校中書為七畧其序方伎有神仙諸子有道
家而老莊並焉天神地祇三靈百神又皆出于禮官
今而之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錄捕使鬼物
皆老氏所不道然其祈報禍祥驅禳回起昭昭不誣
而非余所能知也蓋自聃休而後士不明於理而術
益工此其所以不振也耶而劉一士獨能有成豈不
良哉雖然余有私焉劉行數千里受天師之錄於龍
虎山未及行莊猶有待也今老矣盍輟其已能而勤
其未能乎李方壯可任以事而嗣其志也如是其有
不興者乎元符元年九月甲寅東里陳師道撰

觀音院脩滿淨佛殿記

物有盛衰人有向背向盛背衰人則逐物雖然向則盛背則衰物亦有待於人焉吾州之南山太平興國寺山之南北凡十有七院其東南隅別有勝果禪院始時寺之卧佛羅漢觀音為盛金鏊之施門無虛日其後勝果興而三家替以故像毀不飾室毀不補葺金不鳴而突無煙使人一視而等施則盛不極而事畢雖然人所避就物所豐悴豈智力所能元祐八年比丘某始合衆施既新其殿又載于石使人請者累至余學于釋氏願自效使不請且強與之况其請之勤耶夫始之非難而述之難積土為址伐山出木虛

日費財世以為能而競焉易故而新就下而高事半功倍謂因人成事而不為也雖然故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豈特浮屠氏之役乎故其說以起廢為勝福則彼固知之矣院故有閣當諸山之衝屬兩洪之聲余從居者登而樂焉已而少者壯壯者老者老者逝矣而前者之樂又為今之悲也身既與物同其盛衰心亦與時而遷謝則其所異者何乎覽者其自知之淳化初知制誥孫何以布衣來于時曹武忠王得罪右府以節來守門不納謁而一府無過之者院之榜嚴講師惠泉召而致館且為治行明年而登上第其次路棖來貳使事而屬之且曰急窮而忘報交素而遠名

僧之英乎路未以為然也泉意其去游吳遂不還路
至之明日過則亡矣於是賦其堂則其所興壞蓋知
矣元符元年九月己酉東里陳師道撰

御書記

仁宗皇帝御書兩紙三字其文曰善法行政其爾文
曰帝錄皇祐嘉祐之間以賜其臣江休復於是休復
為集賢校理御試詳定官休復以文義誦說明集世
務奉使有績列于名臣遂蒙顯揚能以翰墨歸藏于
家而世守之其為平生之觀學者之榮至矣休復後
為刑部郎中脩起居注以卒其孫端禮以示臣師道
使記載皇帝所以照臨江氏假寵子孫明示來今臣

蓋不得辭臣愚敬惟皇帝之於書極矣在位四十餘
年外被四夷下逮百世口耳所傳紙墨所載德政道
化有不勝言其不習而能者豈聖人優為哉臣亦不
敢贊也臣生于皇祐四年被蒙恩澤上下田里不畏
不天至於成人而不得墜前驅之塵蹈後車之躅臣
不勝至恨乃今幸得伏覽聖制見至人之用心附于
不怠臣亦與有榮焉端禮學而不息文而又能世其
家將復受賜矣元祐元年閏月己丑徐州彭城縣王
鄉任化里臣師道昧死謹記

忘歸亭記

熙寧七年尚書水部郎中開封劉君刺守金州平政

歲豐士民康樂迺作亭于北城之上以望牛山而臨漢水以樂府僚屬四方之游士名之曰忘歸之亭又使其客彭城陳師道記其意曰西城治漢上游廬舍弊陋市肆落莫名雖為州實不如秦楚下縣山林四塞行數百千里水道阻險轉緣山間懸流逆折觸石破舟四狀平淵深昧不測射工水蛭中人多死陸行憑陵因山梯石懸棧過險脩林叢竹悍蛇驚獸卒出殺人家有蠱厲乘間行毒鄰里無過從行路不敢飲食擁掩蔭鬱日月隱蔽夜長晝短暄寒無時又多霧雨疾疢易作土踈河潤地氣發泄人多病脚廢立故宮頽城敗冢達于四境狐鳴鳥聲日夜間作使人悵然懷歸凄然發嘆揮然出淚於是相與登斯亭以向坐則又志意舒徐氣血和平遽然而笑栩栩然而歌超然而忘歸其山川之美臨觀之樂不言可知言不能盡也士大夫去墳墓背田廬祖宗因反舊從成於異域故雖君子無厭苦之志而有歸心居官有守義不得失念歲月之永而憂不可極作為斯亭與人同樂以居而忘懷其志壯哉公以治人私以養生古之政也師道敢不承君之命

面壁庵記

禪人祖圓覺老師自天竺來居嵩高少林道場蓋面壁者九年二祖禪師斷臂立雪世舉知之而昧其處

自少林行殿而西林篁蔭鬱千步而近度密越阻群
山四臨前則少室諸峯崿嶷連層後則五乳峯兀擁
掩如舉手內向中峯之下乃其故處有泉冷然始至
無水則杖刺地隨舉而涌引而東出世號以錫杖而
叢榛族棘荒穢翳塞克蹊雉域蛇鼯所舍樵數避焉
元祐幾年留守簡翼張公求而得之始往過焉使作
亭以識其處除地得址層甍宛然後十有余年知登
封縣樓昇復往過之謂長老清江襄棘開道使有人
聲馬迹再至則治矣盍復其故對曰下南山之木出
西谷之竹伐薪以陶率少而役可立且其所乏者財
爾昇請任之于時衆治泰陵休于次昇敬以請自監

司與百局之報事及郡縣之令丞佐尉下逮工賈士
庶不挽而同於是智者謀仁者施壯效其力工獻其
技為堂為室圖像陳焉守衛有次門廡有列蓋十朝
而具既月而成林出芝十有二本華各異色莖如漆
飾甘露雨于泉池夜有光氣四起屬天合為大練東
西數十里嗚呼其興可量乎耶夫道一而今之教者
三三家之役相與詆訾蓋世異則教異教異則說異
盡已之道則人之道可盡究其說則說亦究其相自
也固宜三聖之道非異其傳與不傳也耶子孔氏之
門顏閔冉皆無傳仲弓之後則有荀卿曾輿之後則
有孟軻端木賜之後則莊休而荀孟莊之後無聞焉

李氏之傳關尹尹之傳後無聞焉釋自能任二十八世而為初祖祖之東六世而為曹溪曹溪至于今又十有五世而儒老子之徒欲與校其源委誤矣嗚呼道之不傳蓋始于此歷歲千百逮今而興豈有待於并耶建中靖國元年九月十八日居士陳師道撰比丘曇潛書

後山先集卷第十五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彭城陳 師道 履常著

茶陵陳 仁子 同備編校

後學南陽王鴻儒懋學重校

後學彭城 馬暉廷震繡梓

論

正統論

統者一也天下而君之王事也君子之所貴也吾於詩春秋孟子見之也周南自風而雅王者之事也召南自家而國諸侯之事也公羊子曰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孟子曰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而

有天下也夫正者以有貳也非謂得之有正與否也
天下有貳君子擇而與之所以致一也不一則無君
無君則人道盡矣吾於中說見之也王子曰中國有
一聖人明之中國有並聖人除之夫列國並立而不
相尚君子必致于一者不欲天下一日而無君也吾
於春秋見之也詩降於風書絕於文侯之命則天下
無王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無王而正月必書王者
所以君之也由周上天下為一學者所論者五焉有
其位而不一者東周是也有天下而無位者齊晉是
也有統而為閏者秦韓是也無其統而為偽者魏梁
是也上無所始下無所終南北是也正之說有三兩

其用一三者天地人也天者命令一作也天與賢則賢
天與子則子非人所能為也故君子敬焉地者中國
也天地之所合也先王之所治也禮樂刑政之所出
也故君子慕焉人者德功也德者化也功者事也故
君子尚焉一者義也可進則進可黜則黜而統有歸
矣吾於詩與春秋見之也西伯諸侯也君子與其王
平桓周之餘而君子奪其王也隱公攝位而先君之
元子君子與其君也桓公世子也王與諸侯大夫國
人君之而王法所討君子黜之文王西夷之人秦與
吳楚戎蠻也君子進而中國之也杞夏裔也君子斥
而夷狄之也曰周之東夷於諸侯其所有號而故詩

降而書絕之君子蓋有待也夫詩降而絕則天下無周矣王者可以作也而卒無以代之徒以先王之世天下須君而復與之豈君子所欲哉桓文一中國却外夷出民水火之中有功矣天命不改管仲不得而革也夫周存之者天也文武之澤也黜之者人也天下之法也此周與齊晉之辨也秦之昭襄始亡周而臣諸侯及始皇又合六國而為一而學者不以接統豈不已甚矣哉以秦之暴疾之可也而不謂天下為秦可乎奪其統其誰與哉新莽漢之盜也而漢討之是猶夏之窮羿衛之州吁而齊之無知也而學者疑其年吾於春秋見之也魯昭公之失國寓於諸侯而

季氏服君之服行君之事也七年君子以其前繫之昭其後繫之定則以元始屬之建武其可矣此秦新之辨也三國之一吾於續書見之也漢中邦之舊也劉葛之所造也君子之所向也而地則四隅也德遠而功邇君子不得而私焉吳魏皆有志於天下又皆功于民而魏則中國也於是與之其得已乎此曹魏之辨也自晉而下則為陳陳亡於隋則有中國自隋而上則為魏魏而上為燕趙趙繼晉者也晉之亡猶秦也非人亡之也舉天下而棄之智者得之而謂之逆乎其事則漢唐其名則霸其義則雖非桓文亦非晉之罪人也則有始石氏竭也慕容氏鮮卑也然居

中國之位有中國之民而行中國之政矣是猶書之
秦春秋之吳楚也燕趙不為夷謂魏為狄乎南北之
變吾於元經見之也晉之東猶漢也屬而繼宗古之
制也其所貴者以中士之無代也君子因其舊而與
之猶周也皇始授魏進之也天也而帝晉者人也魏
可貴而未貴晉可賤而未賤故君子持之也持之者
待其定也晉宋有其志又有其功而魏未有以勝之
武文沒而孝文興於是南北定矣故宋亡而帝魏也
孝建之後可以奪矣而君子不忍者武文之澤也故
因其亡而取之或曰魏假之華齊梁陳斥之蠻無乃
悖乎曰夷而變雖未純乎夏君子進之也夏而變雖
未經乎夷君子斥之也矧其純乎孔子曰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而不考其素善其變也又况終身由
之者乎色斯舉矣而不察其善惡其變也又况言弗
行乎此南北之辨也學者擬梁而於新唐非其族也
具其取之奪也非討也吾於春秋見之也楚北盜也
而棄疾殺之君子書之曰公子棄疾殺公子北以情
不以迹也梁之有舊魏也此朱梁之辨也吾於正統
基之經以定其論資之公以濟其義折衆說之在而
歸諸正庶乎其可也

取守論

世之說曰文武異道取守異宜武夫策義可以進取

儒者用仁可與守成秦以用武而亡宋襄公以用儒而敗故漢取以詐力以仁義文武迭用而各得其宜也是不然猶之於人也有喜則有怒可笑則可哭未有喜而不怒笑而不哭者也喜怒同出于人武文同出於道譬之人焉自本觀之手足異號耳目皆身也言動視聽皆用也自末觀之手足異號耳目異使而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前也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脩身而天下平備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慕鳥也淵非召魚也而魚鳥從之者從其所也古之人行之者文王是也而於詩見之周南所以取也小雅所以守也而孔子著之以為法也

後之取天下者以兵兵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曰兔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譬之於盜足以致財而不足以為生秦漢是也湯武之兵非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舜禪禹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為子孫計哉其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伯迭興不得而私也後之守者以子孫計其得之以爭其守之也畏人之有爭心也故秦墮名城銷鋒鏑殺豪傑愚黔首以止爭也漢高祖曰安得壯士守四方以禦爭也此其

所異也私故也故世以為異者有見於後也儒者難
與慮始可與守成叔孫通之言也通之佐漢而進群
盜壯士其學既不足於取而天下既定因時使事使
為朝會祭祀弁服之制以為仁義守天下之具孟子
曰禮節文仁義者也禮以為節儀以為文夫朝會祭
祀弁服之制是儀也禮之文也豈仁義之實哉則通
之學文不足於守也然而漢之所以持世而道後者
其蕭何之法乎通何與焉古之於仁義有四焉由之
者道也無為而無不為舜禹是也為之者善也好仁
而惡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為人者也不善其身而
善其政五伯是也脩之者為道者也故曰回心三月
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於
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於己也有見於
古而已其不迨於五伯者所謂政者未盡善而所謂
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而不至乎宋襄公有亡國殘
民喪身之道而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為仁是不
知務也譬之於盜寡取以為廉忘其財之盜也子魚
曰愛其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此仁人
之言也襄公何知焉

商君論

士之為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為惡也亦然故
君子論其大焉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莫

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之者人豈忘之也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而已懷殺人之心操殺人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所謂白晝而攫金者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因

其志而導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良心逢以桀惡百世之後名為暴君談者不置也鞅之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捐國去位興賢以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狗已怙終卒車裂之鞅之亡身其罪四也夫以罪者人有其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而鞅具之耶是故秦伯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鞅舍已從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以萬則賈者不售也若石則售之矣鞅之所懷石也而市之玉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謂王者之郊不及其身數十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之心欲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主而不忘朝無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毀著通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術謂可善用矣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也當是之時子車在鄒子休在楚不為無賢也遠者所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霍光論

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固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顯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鄰於奪矣其幸宣帝智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長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

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
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
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道也畏之者學也
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
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
如此其肯以婢為妻乎則除惡於未然光之三失其
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
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婚金與
上官以宰相子守關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
收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雖然中人而
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
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為不知光之守節誠有
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謂匈
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